

杨绛先生去世后,在中国舆论场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朋友圈的群众们突然齐刷刷成篇成篇转载她说过或没说过的各种“金句”,与此同时,书店老板们也从不起眼的角落里搬出杨绛的作品,搬到显眼位置,等着卖断货。

这种跟风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另一些群众的反感,于是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前两天,时评人曹林的公众号发了篇文章《你的问题在于读得太少而点蜡烛太多》,提出了一个让不少伪文青们心虚的问题:你们有多少人真读过杨绛写的书?

文章的质问直指要害,显得很给力。不过细一咂摸,这种质问其实透着一股子森森的优越感——那是一种读书多的人对读书少的人的优越感。其实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对那些没读过杨绛却偏要拿杨先生装腔调的人宽容些,群众们跟风缅怀杨绛,并非因为现代人比以前浮躁,而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毋宁说,喜欢装腔调,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

不像杨绛那么雅,但已去世很久的王小波曾在他的杂文中讲了一个段子。他说中世纪法国村姑们见面时并不会像今天的姑娘们一样秀LV包包,而是会互相说上一句“圣母玛利亚是值得赞美的”,这种话并不是为了表达宗教虔诚,而是为了表现自己高贵冷艳——中世纪虽然被称为“宗教统治的时代”,但其实真正读过《圣经》原文的人没几个,因为那年头造纸和印刷术都还没发明,《圣经》是抄在羊皮纸上的,抄一本《圣经》用剩的下脚料够一家人吃一年火锅。《圣经》还是用高大上的拉丁文写的,法国乡间的愚夫愚妇们当然不可能读过,只能从教士那里听来零星的几个段子。

网络直播,正深刻改造着我们的存在方式,这看似言过其实,却也并非夸张。套用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比以往所有的社会财富总和还多。“直播”背后“核聚变”式的传播能量,也是很多传统媒体加在一起难以企及的。

围绕“直播”效应的口水激战正酣,人们大多聚焦在“谁来播”、“怎么播”和“播什么”这三大论题。在我看来,这些却都是孵化器繁殖出来的问题。那么,问题的母体是什么?我以为它指向了一种“直播思维”。直播绝不仅仅等于技术助推加上内容创投,也并非主播和受众简单的点对点。事实上,它将真实呈现未来很长历史时期媒体的思维模式——“直播化”。

网络直播为什么能成为疯狂吸金的机器?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很LOW。因为理由似乎显而易见:美女主播博出位、秀诱惑、当网红,视觉动物们会纷纷“献金”。明星也来趟水,直播打游戏,自然会吸引粉丝关注。然而,这些理由大多为走肾不走心的回答。因为,打擦边的“美色经济”,大搞“闪现”的边缘诱惑,只会是短期低端的生物学吸引,难以持久吸睛。直播早已突破明星、



【第三只眼】

## 你不必为拿杨绛先生装腔调而羞耻

□王昱

但正是这种稀缺性,给了姑娘们用《圣经》显示自己品位的动力。在这种沟通中,其实双方都明白对面这位压根没读过《圣经》,但谈得一样兴高采烈——这种约

定俗成,我相信今天的人们在谈杨绛时,也是有的。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当《圣经》有了一些普及度时,它不再是装腔调的工具,而成了互撕的道具,欧洲突然冒出了十几种对该书的不同理解方式,为了文中的一个字眼的意义,互相掐架、打仗、拿人点天灯,撕得不亦乐乎。互撕的意外终止来自于该书的进一步普及,当福音书廉价到可以由传教士在教堂门口免费赠送时,人们终于连拿它互撕的兴趣也消失了,它彻底退出了装腔调犯们的视野,世俗时代到来了。

有关《圣经》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模型:对于一个文化符号来说,当其受众很少时,大多数人都喜欢以赞美或缅怀之来体现自己的高大上。当其受众范围扩大了一点后,人们秀格调的方式变为对该书或该人独到的见解,开始撕得不亦乐乎。再后来,当它彻底普及化,没有人再愿意谈它。按这个逻辑算下来,杨绛先生如今之所以在朋友圈收获了这么多缅怀,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读过她书的人还不够多。

自《圣经》以后,无数文化符号完成过这种三级衰落,而所谓文化,其实就是这个过程的一再重复。当那么多人都把书买来,放在书橱里基本不看,然后再为书里面某个龟毛兔角的细节争得面红耳赤时,他们就间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至少成功把书卖给他们的书商们是这么想的。

读者如此,作者又何尝不是?就拿杨绛的老公钱锺书先生来说,我就不相信他写《管锥编》的第一动机是为了告诉读者点什么,从那本大部头的第一页起你就能读出一种炫耀——那是

一种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于其占有的知识的炫耀,那种密集的掉书袋好似土豪拿钱当柴火烧,或者公主拿牛奶洗澡。虽然不像后两者那般恶俗,但炫耀毕竟是炫耀。说得不好听点,其实也是在装。

至于杨绛先生本人,不少人夸她性情淡泊、气质如兰,这份淡泊似乎对于人类罹患已久的装腔调病的很好的救赎。但如果你真的买来杨绛的东西读一读,会隐约感觉到这种淡泊是我等凡夫俗子不能学的。一个人的人生哲学必然和他的阅历分不开,而杨绛所诞生的那个家庭环境,恐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中国人才能享受到,她后来所受的教育,她与她先生的邂逅与结合,他们一家对“无用之学”的热爱,没有这层知识贵族的底色都绝对不可能成立,而正是对于这层底色的反思,才成就了杨绛的淡泊。换言之,杨绛的淡泊是一种大小姐进化为女学者后的淡泊,它对百分之九十九的芸芸众生没有多大价值。因而,在杨绛先生的众多著作、译著中,带有自传性质的著述本应是最不具有普世意义的,但讽刺的是,号称读过杨绛的大多数人却偏要说自己获得了这位先生很大的启发。此情此景,我们只好认为大家都在瞎起哄,这恐怕也是装的一种。

是的,写书的人,读书的人,没读书的人,其实大家都在装,只不过装的方式各不相同——装腔调的动机根植于我们的天性中,我们天生想要寻找一些自己本来没有的东西,来完成自我的“价值展示”,这个机理跟孔雀开屏没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不要试图阻止和谴责别人装腔调,因为你自己也这么干着,它就是人的本性,本性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只要能冲击、能表演,目的就达到了。当人人渴望发声、表演和引领舆论时,自媒体时代也会陷入难以克服的“乱坟之冢”。这正如一批批行为艺术、观念艺术者,只能用空洞、无聊、乏味和颓废来反抗单一的权威声音。直播的全民化热潮,大多是因为信奉了“人人皆可成尧舜”,故“人人皆可成网红”的自慰逻辑。大批做网红大梦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人人都当主播,谁来当观众给你打赏?这只会造成市场通行物(网红这一物种)的大量贬值。

直播,虽然只是象征性满足排遣“孤独,空虚,寂寞冷”的娱乐需求,却潜藏着令人纳罕的思维模式。“直播化”将成为一种日常经验的“新常态”。它不会只停留在主播们哼哼歌、说说段子、搔首弄姿、吃饭睡觉、毒舌吐槽这样的“小儿科”,它会向更多“深水区”蔓延,以更多样态呈现出来。直播庭审、要案侦查、公权监督就是有益的尝试。这也在预示人们:无孔不入的在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同构。人开始微观地生活、透明地生存。没有走到未来,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进步,还是悲哀?

【有点意思】

## 女神,笑一个

□韩松落

这几年的电影市场,最好卖,也最稀缺的,是哪种电影?喜剧,尤其是爱情喜剧。但和爱情喜剧同样稀缺的,是能够出演喜剧的女演员。

《来自星星的你》大热的时候,有过类似的讨论:内地女星,谁能演千颂伊?分析一下千颂伊的形象要点,不外这几个关键词:美貌、适当的演技、都市气质以及轻喜剧气质,几个条件里,最容易达到的是美貌。所以网友大方列出若干一线女星,单以姿色论,她们当中任何一位,都可以超过全智贤。

但说起都市气质和轻喜剧气质,我们却有点犹豫。我们的女神们,多半欠缺一点喜感,欠缺一点轻盈。的确,时代发生了变化,以前,人们常常把悲情和厚重联系在一起,女神往往是悲情女神。但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人们更愿意追求轻盈快乐的事物,期待和解、圆满。轻盈已经成为城市气质的必要条件。有喜感的女明星,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全民女神。

不是硬喜剧范儿,不是宋丹丹、吴君如那样的,而是梅格·瑞恩、詹妮弗·安妮斯顿、德鲁·巴里摩尔这样的,只是有喜感,而并非硬桥硬马的搞笑,让人看到她们就觉得轻松自在,愿意放下一切戒备。但那种轻盈的、有可信度的喜感,又非常难得,可我们已经有了那样多的摩天大楼,也该有同样多的轻盈魂魄。

第一位当数姚晨,她的喜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成名作,就是经历了十年时光依然让人无法忘怀的《武林外传》,她凭借郭芙蓉一角一战成名。后来的姚晨,出演诸多票房大片,成为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荣获世界经济论坛“水晶奖”,当选2016年“全球青年领袖”,但人们最念念不忘的,还是她那种带点喜感的、具有亲和力的角色。从她写的博文来看,她是那种内心深沉的女人,喜感恰恰需要这种深沉垫底,一味飞扬的喜感只会让人不耐烦。她又是学舞出身,肢体条件优于别的演员,完全能够适应喜剧的夸张动作。演技派足够多,美貌偶像也足够多,但喜感女明星非常稀缺。希望有一天,她重回往日阵地,贡献几个让人嘴角上扬的角色。

不能不提汤唯。成名作是《色·戒》这件事,让人们永远用文艺的、郑重的眼光看待汤唯,但事实上,汤唯的喜感才是她最大的优势。早在《月满轩尼诗》里,她就显露了她的喜感,她扮演的爱莲轻松活泼,活脱脱一副不知人间疾苦模样,也正是这种模样,才能唤醒张学友扮演的那个昏睡不止的阿来。真正让她在喜感之路上跑起来的,是《北京遇上西雅图》,《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又延续了她的这种喜感,也许,这才是最适合她的路数,也是让她摆脱“离开李安就失色”评价的最好方式。

当然还有杨子姗,《致青春》虽非喜剧,却发掘出了她身上的喜感,接下来的《重返二十岁》,彻底成了她的个人秀,又搞笑又要跳舞唱歌,这种人物设定,非她莫属。还有李小璐,她是凭借清纯形象出道的,但她出演的许多剧,通常都是走轻喜剧路数,从演员、剧情到配乐,都是轻喜剧作风,李小璐渐渐被染上了喜感,清纯形象和喜感之间,渐渐有了共振,而且毫不违和。

最值得期待的,或许还有张天爱,《太子妃升职记》里的太子妃张芃芃既有风月无限,也有鸡飞狗跳,而张天爱却轻松胜任了各种反差,把这个角色演得绝色惊艳又有喜感。剧集播出之后,她到处示范擦妹大法,忽男忽女,已经成为观众心目中此类角色最佳代言人。

她们身上的那种轻盈、那种有可信度的喜悦,才是城市的魂魄。仅仅有她们几个,够吗?还不够。那样多的摩天大楼,也该有同样多的轻盈魂魄。所以,建议艺考考官,在以后的考试中加个项目:“姑娘,笑一个!”

## 哪来的魔力网络直播

【所谓潮流】

□俞耕耘

网红的专利,奇丑、怪诞、灵异、重口、非主流都已成为直播的“素材库”。事实上,你很难找到它火爆蹿红的出牌套路和门槛边界。

直播可能涉及低俗、暴力和色情只是一种表面的指责,更多的不安来源于它对人们确定性、规律性和可控性构成的挑战。它让直播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出现在画面里的是人还是怪、是狗还是猫,不晓得下一秒会播什

么:吃饭、换衣服,还是睡觉,甚至“造人”、自杀?当直播不断摧毁道德伦理“下限”时,私生活走向了公演,禁忌经验演变为仪式。

想看什么就有人播什么,有利益的变现就有无穷的花样翻新。这种所谓的“内容创业”,单纯依靠广告分成和粉丝埋单的金钱刺激,最终不免成为鲁迅笔下“看客”围观与窥私癖好的当下演绎。只不过,当年麻木不仁的看客被批量生产出来,“进化”成空虚寂寞的粉丝。而当年“被围观”杀头的烈士呢?现在替换为作秀与吸金的“主播”。历史总是有着不近人情的吊诡,鲁迅所言的国民劣根性直到现在也始终未见“长进”。这是多么奇怪的“物种”:他们花钱观看别人的闲事,听别人的闲话,对家人和自己却冷漠视之。

这种怪圈看似不可理解,却暴露出当下社会暗藏的平面化(丧失内在深度)、同质化(放弃自我思考)和摒弃意义的危险性。“直播化”思维是一种功能强悍的系统机器。主播不再是个人炒作的表演,而是有无数推手策划、营销的演出团队。它只是对中心化、权威性的一种狂欢化“反弹”,它也许根本不在意谁在播、播什么,